

大运河

13 | 花园——赶年集

14 | 悦览——调稳健康的天平

15 | 非遗——评剧

2023年1月19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石会娟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大运河承载着沧州人几多回忆——

那河、那船、那岸、那桥……

本报记者 马艳

大运河，承载着沧州人太多的回忆和期盼。

40多年前，大运河沧州段断流。望着干裂的河床、干枯的河道，沧州人心里沉甸甸的。

运河来水了，运河景观带又添新景点了，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游通航……运河的一个个好消息，令每一个沧州人欢欣雀跃，奔走相告。

沧州是大运河流经最长的城市，南北要冲，漕运咽喉，杂技之乡，武术之乡……过往的精彩和今天的盛名都与运河有关。

到运河边走走，看两岸绿树成荫、芦苇荡漾；远望流淌千年的河水，一叶轻舟激荡层层涟漪；临河而坐，吹着微风，轻嗅水气的清香……美景迷人眼，历史在此交汇，仿佛赴一场千年的约会。

刘绍行今年73岁，是土生土长的沧州人。打小在运河边长大，刘绍行对于运河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。运河通航时，刘绍行登上了观光船，一览两岸秀美风光。微风拂过，他思绪飞扬，记忆的镜头带他回到过去，一件件运河往事也随河水翻滚而来。

河

明代诗人在《沧州城》中写道：“沧州城，城高，城上楼墙城下濠……但见运河绕郭流滔滔，高桅大舵长短篙，自南向北艘。”

漕运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一页，大运河航运让沧州成为南北贸易的集结地，“墙内是城，墙外是市”是当时沧州城内城外商贸繁荣的见证。

刘绍行从小就在运河边长大，白天车水马龙，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静，各种声音都慢慢地消失了，就能听到运河水滚滚流过的水声，哗哗作响。那时的运河水是活水，河边百姓的生活都离不开运河水。

刘绍行说：“小时候可没有自来水，各家各户都是到运河里挑水。家家都有大缸，在水里撒上一把明矾，简单过滤一下，就可以饮用了。水缸得经常淘洗，运河水里有大量的泥沙，十天半个月，缸底就沉淀了厚厚一层泥沙。”

曾经的运河水可以当成商品买卖，“卖水”曾经是运河边特殊的一种职业，沧州人形象地称其为“倒两筒”。从早到晚，河边挑水、抬水的人流络绎不绝，家里有年轻劳力的，可以自己去挑水，还有人买水喝，挑水工们赚的就是个辛苦钱。

运河不但养育了两岸的子民，还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游乐场。一到夏天，孩子们就会争相“扑通扑通”跳进运河里游泳。没有人专门学习过，都是在水里扑腾几圈，就无师自

通地学会了。河边长大的孩子，无论男孩女孩，很少有不通水性的。

“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，沧州还在大运河举行了一次大型的游泳比赛，从解放桥游到新华桥，各单位集体参加，一个单位的人全到了才算赢。各个单位的游泳高手摩拳擦掌，参赛单位将木质的大型标语横幅放入运河中，他们的横幅也写得非常有气势——到大江大浪里去锻炼。”至今，刘绍行依然清晰地记得大运河上的一件件往事、趣事。

船

明清时期，沧州运河之上帆樯林立，船只穿梭。自七九河开到初冬小雪，整日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。外地商船带来各种布匹、丝绸，沧州本地的商船把粮食、棉花等农副产品运往外地。

原来的运河水可不是什么稀罕物，满满一漕水，水是活的，自南向北，波涛汹涌。顺风顺水时，扯起船帆，借助风力，一路畅行。若是自北向南，又遇逆风，就要纤夫们拉纤行船，二十几个年轻小伙子才拉得动一条大船。

刘绍行的堂哥曾经就是一名纤夫，他的妻子每次看见丈夫绛紫色的肌肤、肩头的一道道勒痕都会忍不住落泪。

曾经的大运河，有很多以拉纤为生的纤夫，纤夫们弓着身子，赤裸着上身，卷着裤腿，纤绳勒进了黝黑的肩肉中，身后一串深深的脚印，镌刻在河滩的淤泥里。“嘿哟嘿……万里无云晴朗天，南花园紧贴着北花园，南花园开得本是老来少，北花园开得是并蒂莲……”纤夫号子久久回荡在运河之上。

大运河曾经是南北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大动脉，40年前的沧州运河上的船只还很多，民船、商船、货船等各种船只在沧州停靠。若遇到顺风航行，那些帆船就会升起高高的风帆，煞是好看。

船上装的什么？上面住着什么样的人？他们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住在运河边的孩子们对船上的世界总是充满了好奇。刘绍行说：“船家吃住都在船上，他们有的是一家人一起出来的，我们就跟船上的小孩一块玩。船上什么都有，能做饭、能睡觉，有时玩得太晚了，船家还留我们在船上和他们一起吃饭。”

刘绍行说，建华街运河边有一个造船厂，那里也有一个码头，专为修理船只停靠。运河航运繁忙的时候，往来的船只很多，需要维修、保养的船只就在那里停靠、修理船。大运河上的一个个码头、驿站，就相当于现在高速路上服务区，曾经大运河

上，商船、货船、漕船络绎不绝，堪称水上高速公路。

岸

如今，大运河市区段两岸一步一景，大运河景观带的建设日渐深入，运河两岸的风景如画。几十年前的运河两岸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？

“上世纪70年代以前，永济桥的北面、河东是一片荒郊野地，长满了芦苇。小时候家里穷，很多孩子都会到这里打芦苇，这里的芦苇长得最好。芦苇是用来喂养牲畜的，割下来的芦苇就能卖钱了。一天能赚几毛钱，你可别小看这几毛钱，当年能买不少东西呢。1974年，这片芦苇地开始投建河北省沧州化肥厂，后来更名为沧州大化。从此，这里的人烟渐渐多起来。”流年匆匆，当年割芦苇的经历却深深地刻在了刘绍行的记忆中。

永济桥南面、河东，散布着建华街、麻姑寺街、盐场街、小街子等老街巷。这里的街道长短不一，都与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据1983年《沧州市地名资料汇编》记载，麻姑寺街东起北后坑沿，西止顺河东街，全长100米，宽2米。刘绍行经常到这里转转，拍拍照，希望用影像留下运河边这些老街巷的一段段回忆。

河西岸，有一处码头，这里是运河“盐场码头”遗址。这里曾经是长芦盐的制作、存放地。“南来载谷北载盐”，船从南方载来粮食，从北方载回去的是盐。明代，运河东岸的南川楼隶属于长芦盐运使司，用于接待各地盐商。

再往南走，就到了胜利公园，刘绍行说，这里曾经是一片晒粪场。沧州化肥厂建立之初，沧州农田的肥料都是用的天然肥料。沧州化肥厂的化肥投入市场之初，绝对是一袋难求，供不应求。

俗话说“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”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——“当年可没有抽水马桶，粪场的工人将厕所的粪便、各家收来的粪便运到粪场中，掺上土灰，摊晒成粪干，再卖出去，给田地施肥。”刘绍行介绍说，“晒粪场一般是比较平整的沙土地，收来的粪便投入到粪池里发酵，然后一勺一勺地挖出来，摊在地上，晒成一块一块的粪饼，码起来，就可以卖了。”

沧州还有一句歇后语“南关的摆渡——过粪（过分）”，南关的位置就在现在的百狮公园。这里曾经有一个摆渡，是专门用来运粪的码头，风趣的沧州人便想出了这个独特的歇后语。

新华桥东北原为梅公祠所在地，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为驻沧淮军乐字营统

领、贵州提督梅东益所建。新华桥扩建时，被拆除。

沿着运河，继续往南，便来到的运河最繁华的地界。据《沧县志》记载，沧州城墙周长8里，高2丈5尺，阔3丈6尺，顶宽1丈5尺。沧州城不大，大运河在城西蜿蜒流过，因沧州运河航运发达，为了出入方便就在南面开出一个小门，俗称“小南门”。

提起小南门，沧州人都知道。运河东岸遍布商铺和民宅，鳞次栉比。有深宅大院，也有小门小户，还有各式商铺、老字号，这里吃穿用度，样样齐全。如今透过留下来的地名、老宅，我们依旧可以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——

“缸市街”因此地建有“天河公”“中兴”两个缸碗店而得名；“书铺街”上，清朝设有“普文书局”；“马场街”曾经是清代卫官（五百身甲）养马、放马之地；“冰窖胡同”靠近运河，民国时有个冰窖，故而得名；“米廩胡同”在清雍正年间曾建有粮仓，米廩就是粮仓的意思……

从解放桥，沿着河东堤顶路往南，这里修建了朗吟楼、南川楼等一片仿明清建筑群。透过这些飞檐斗拱，我们仿佛穿越到百年之前，登楼、远眺、倚栏赏月，我们与这片土地的先人共享大运河带来的荣光。

桥

沧州老人都喜欢把解放桥叫做“老桥”，把新华桥叫做“新桥”，把永济桥叫做“北吊桥”。

解放桥始建于1939年，是日本侵略者修建的，最初叫做朝日桥。战争年代，此桥主要用于军队的军需运输，所以也叫军桥。1947年，沧州解放后，此桥更名为解放桥。之前，解放桥是木质结构，虽然经过多次维修、加固，但是木桥历经风雨，不堪重负。1975年，解放桥改建为单孔双曲拱钢筋混凝土大桥。

刘绍行说：“新华桥是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，1975年之前，解放桥还是木质桥的时候，沧州人习惯把解放桥叫做‘老桥’，把新华桥叫做‘新桥’。”

“北吊桥”顾名思义，桥的两端安装了钢丝绳索，桥面是可以升降的钢板，桥下有船通过，绳索吊起钢板，就可以过船了。

如今，大运河沧州市区段上又新建了6座步行桥，自南向北分别为九河桥、佟齐桥、百狮桥、沧曲桥、沧化桥、展馆桥。华灯初上，一座座飞虹，飞架运河两岸。

每次，刘绍行站在运河桥上，望着蜿蜒的河水，心中都会觉得踏实。这里装满沧州人的乡情，还有世世代代的回忆。



40年前的大运河 刘绍行 摄



如今的大运河 刘绍行 摄